



冰屋

THE ICE HOUSE

〔英〕 米涅·渥特丝 著 严韵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冰 屋

〔英〕米涅·渥特丝 著
严韵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屋/[英] 渥特丝著; 严韵译. —2版.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9.12

ISBN 978-7-5442-4594-4

I. 冰… II. ①渥…②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1598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30-2006-027

THE ICE HOUSE by MINETTE WALTERS

Copyright: © 1992 by MINETTE WALTER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 & COMPANY AUTHORS' AGENTS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BINGWU

冰屋

作 者	[英] 米涅·渥特丝
译 者	严 韵
责任编辑	翟明明
特邀编辑	杜益萍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 山
内文制作	李艳芝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 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
印 张	9.25
字 数	220 千
开 本	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
版 次	2010 年 3 月第 2 版 2010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4594-4
定 价	25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警方日益关切

警方在机场、港口、渡口等处进行密集询问后，对失踪商人大卫·梅柏理的安全表示担忧。“他已经失踪十天了，”负责调查此案的沃许探员说，“我们不排除发生犯罪事件的可能性。”警方目前正全力搜索史翠曲庄园以及附近的农田。

过去一周内，曾有许多人报案，表示看见过大卫·梅柏理，但皆无法证实。大卫·梅柏理现年四十四岁，身高一米七五，身材中等，眼睛和头发为深色，失踪当晚身穿炭灰色细直条纹西装。

（三月二十三日《南方晚报》）

葬在宅邸中

现年二十七岁的红发美女斐碧·梅柏理是失踪商人大卫·梅柏理的妻子，她愤怒地看着警方在她的花园里挖掘，试图找出她丈夫。梅柏理太太热衷园艺，她表示：“这栋房子多年来一直是我家的产业，这个花园是好几代人的心血结晶。警方无权毁了它。”

据可靠消息，四十四岁的大卫·梅柏理在失踪前不久发生经济问题。他的葡萄酒生意由妻子出资、在自家的酒窖经营，但实际已形同倒闭。朋友说他们夫妻一直在吵架。目前警方将他的失踪视为谋杀案处理。

（四月十五日《太阳报》）

警方解散专案小组

昨晚警方承认，汉普郡人大卫·梅柏理的失踪案令他们束手无策。尽管进行了长期的彻底调查，但始终没有找到他的踪影，负责调查此案的小组也已解散。

警方表示，本案仍未结案，但对能否解开此谜则缺乏信心。“民众帮了我们很大的忙，”一名警方发言人说，“我们清楚得知了大卫·梅柏理失踪当晚的经过，但在找到其尸体之前，我们很难再采取其他行动。”

(八月九日《每日电讯报》)

“弗瑞德·菲力普斯在跑哎。”八月里的那个下午，安·卡芮尔的话打破了沉默，就像在教区牧师办的茶会上放了一个屁。

她的两个同伴，黛安娜和斐碧吓了一跳，分别从素描簿和园艺书上抬起头来，因为突然迎向阳光，她们的眼睛充满泪水。她们围坐在阳台上的铁桌旁，已经安闲地度过了一个小时，桌上零乱地留着一顿懒洋洋的下午茶的痕迹，还夹杂着与她们职业有关的什物：一把修剪枝叶的剪刀，一个打开的颜料盒，一叠草稿——其中一页上有圆形的茶渍，因为安粗心地在那里搁了一个茶杯。

一把直挺挺的椅子和一张桌子摆放成直角，斐碧盘坐在椅子上，两腿利落地交盘在身下，一头火红的鬃发披散在肩膀上。她喝完茶，带着罪恶感一头栽进书本中，没有回温室去完成那份为五百根天竺葵插枝的大宗订单。黛安娜沐浴在金色阳光中，倚靠在一把躺椅上，身上穿着印花连衣裙，打褶的裙子从椅侧垂下，耷拉在石板地上。她一只手优雅地摸着躺在椅边的拉布拉多犬的肚子，另一只手在素描簿边缘胡乱涂画，本子上本应画着那栋委托她装潢的房子的家居设计图样。安本来一边时不时地打瞌睡，一边要努力为某家没名气的杂志写出一千字的《阴道高潮：事实或虚构？》，现在她紧靠在桌

边，双手托着下巴，深色的眼睛盯着前方花园里的林荫路。

斐碧瞥了安一眼，顺着她的视线转头看去，从眼镜上方望向那一大片草地。“我的天哪！”她喊道。

她的园丁是个体型庞大的男子，现在正打着赤膊轰然跑过草地，硕大的肚皮像滔天巨浪一样在裤腰上方晃荡。光是弗瑞德这种半裸的样子就够惊人了，因为他对自己在史翠曲庄园的地位有很严肃的看法，斐碧每次走近花园时都要吹口哨示警，好让他像法国人一样穿上他所谓的整齐衣装，即使在炎炎夏日也一样。

“也许他是中了奖。”黛安娜自己也不太相信地说，这三个女人看着他迅速慢下步伐来。

“不可能，”安一边说，一边把椅子从桌边向后挪，“要给迟缓的弗瑞德这么强的刺激，让他突然这么活力十足，仅有肮脏的钱是不够的。”

她们都没再说话，看着弗瑞德走近。他抵达阳台时已经不是在跑，而是在走了。他顿了一顿，一只手沉重地撑在石板地外缘的矮墙上，渐渐喘过气来。他那饱经风霜的脸有点发灰，喉间发出粗哑的声响。斐碧有点担心，打个手势要黛安娜拉一把空椅子到前面来，然后站起来，扶着弗瑞德的手臂让他坐下。

“到底是怎么了？”斐碧不安地问。

“哦，太太，太可怕了。”他满身大汗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汗水如溪般流过他又胖又软的、像女人一样的棕色乳房，汗味之大，盖过了阳台那一端花圃里的玫瑰的甜香，再加上衣衫不整，令他很窘迫地扭绞着双手。“对不起，太太。”

黛安娜从躺椅上放下腿，坐了起来，抓下椅背上的一条毯子，帮他披在肩上。“弗瑞德，你刚刚那样跑过，应该注意保暖。”

他用毯子包住身体，感激地点点头。

“怎么了，弗瑞德？”斐碧又问。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……”弗瑞德开口了。斐碧觉得，好像在他眼里看到了同情的神色。“可我还是得说。”

“那就告诉我吧，”她温和地诱导，“我想一定没那么糟。”她瞄了一眼那只叫班森的拉布拉多犬，它仍平静地躺在黛安娜椅边。“赫吉斯^①被车撞了吗？”

弗瑞德从层层毯子中伸出一只粗糙的、沾满泥土的手，用一种少有的亲密态度握住了她的手。这出人意料的动作旋即停止了。“太太，那间老冰屋里有一具尸体。”

一阵沉默。

“一具尸体？”斐碧复述他的话。“什么样的尸体？”她声音平稳，不带感情。

安迅速瞥了她一眼，有时候这个朋友的镇静真令她害怕。

“老实说，太太，我看得不是很仔细。我发现它的时候太震惊了。”他郁闷地瞪着自己的脚。“我是一脚踩上去之后才看见的。后来还有一点怪味。”她们全都惊奇地盯着他的工作靴看，这让他很后悔自己一时脱口而出的话，笨拙地把脚往毯子底下缩。“现在没有了，太太，”他说，“我马上就在草上抹掉了。”

斐碧手中的杯盘一阵微晃，发出声响，她把它们小心地放在桌上，就在她的园艺剪刀旁。“那当然，弗瑞德。你真细心。你要喝点茶吗？或者来块蛋糕？”她问道。

“不用了，谢谢您，太太。”

黛安娜转过头去，克制住一股想大笑的强烈冲动，在她认识的

^①班森 & 赫吉斯是香烟的牌子。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，赫吉斯是斐碧家的另一只狗。

所有女人当中，只有斐碧在这种情况下还会请人家吃蛋糕。这其实挺令人敬佩的，因为弗瑞德的这个惊人发现，最会受影响的就是斐碧。

安在她的一堆草稿里找到烟，突兀地打开盒子，递给弗瑞德。弗瑞德看了斐碧一眼以征求她的同意。斐碧严肃地点点头。“真是谢谢您，卡芮尔小姐。我的神经实在太紧张了。”

安稳住他的手，替他点了烟。“让我们把这事弄清楚，弗瑞德，”她深色的眼睛看着他的眼，“那是一具人的尸体。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卡芮尔小姐。”

“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”

“我想我不知道，小姐。”他迟疑地说，“我想没人知道那是谁。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强压住的恶心让他额上冒出了汗。“事实上，从我匆匆瞥到的那一眼看来，剩下的部分不多。它在那里一定有好些日子了。”

三个女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“可衣服总是有的吧，弗瑞德？”黛安娜紧张地问，“至少你知道那是男人还是女人。”

“我没有看到衣服，古德太太。”

“你最好带我去看一看。”斐碧突然站起来。弗瑞德笨拙地跟着站起来，说：“我希望最好不要，太太。您不应该看到它。我不想带您到那里去。”

“那我就自己去。”她突然笑了，一只手搭在他的手臂上，“对不起，可是我必须要去看一看。你知道的，不是吗，弗瑞德？”

他熄灭了烟，把肩上的毯子包得更紧一点。“如果您这么坚持，我就和您一起去。那不是您应该独自看到的东西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她转向黛安娜，“你帮我打电话报警好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安把椅子往后挪开。“我和你们一起去。”她告诉斐碧。跟着两人走过草坪时，她回头对黛安娜喊道：“你可以准备些白兰地，即使别人都不需要，我也要喝一点。”

她们在冰屋门前紧张地聚成一团。这是栋不寻常的建筑物，兴建于十八世纪，看起来像个土堆——本是用来储存冰块的，但随着冰箱的出现，多年前它便功成身退，回归到大自然的掌握中。现在，房子的基部爬满了荨麻，令这座人造的半圆体和土地自然地融合到了一起。在一条长满荒草的小路尽头，冰屋的唯一入口开在墙上，又宽又矮。小路本身也已消失在一层灌木纠结成的荆棘帘幕下。现在看得到路面，是因为弗瑞德砍开并踩平了那层帘幕，好进屋。

她们脚边扔着一支点亮的手电筒，斐碧把它捡起来。“你怎么会进那里去？”她问弗瑞德，“这间屋子我们好多年没使用了。”

他一副苦瓜脸。“天知道，我真希望我没进去，太太。眼不见心不烦，这话说得没错。菜园的墙一星期前塌了，我正在修。那墙有一半的砖都不能用了。我看到砖块的样子，就知道墙为什么会塌。有些砖已经变成一把土了。总之，我想起来，前些年我们拆掉户外小屋时，把那些砖块堆放在这里。那时候您说，弗瑞德，把那些好的留下来，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上。”

“我记得。”

“所以我想用那些砖来修墙。”

“那当然。你把灌木砍开了？”

他点点头。“长得太茂盛了，我连门都看不到。”他指着冰屋旁地上的一把镰刀，“我用了那把刀和我的靴子，才走到了门边。”

“来吧，”安突然说，“我们赶快了结这件事。讲话也不能让事情变得容易些。”

“对，”斐碧轻轻地说，“弗瑞德，那扇门还可以开得更大吗？”

“可以，太太。我把门完全打开后，才踩到了里面的东西。我离开时尽量把门拉上，以免有人经过时看见。”他噘起了嘴唇，“老实说，这门现在开得比之前要大。”

他迟疑地向前走，然后突然一脚踢开吱嘎作响的门。斐碧弯下身，拿着手电筒往里照，让屋里的东西浸浴在暖黄色的光线里。令她呕吐的，并不只是那具发黑的、没有眼睛的尸体，还有安静地在腐烂的内脏之间打滚的赫吉斯。它夹着尾巴走出来，趴在草地上，头放在两爪之间，看着她把下午茶给吐了出来。

2

席佛伯恩警察局是一栋装了有色密闭窗的现代合金建筑，与它比较传统的邻居们一起沐浴在阳光中。屋里的空调又坏了，随着时间过去，空气愈来愈热，警察们也热过了头。他们满身大汗，还像小孩一样吵嘴。能出去的人都出去了，不能出去的人拼命守着电风扇，祈祷赶快换班。

对坐在办公室里满身大汗地处理文件的沃许探长来说，接到要他带一组人前往史翠曲庄园的命令，简直就像一阵奇迹般的清风穿过密闭的窗子吹了进来。他走向简报室，高兴地吹着口哨。但对被派来协助他的麦罗林警官而言，赶不上酒馆开门、喝不到冰啤酒，却是一个严重至极的打击。

黛安娜第一个听到驶近的车声。她喝干了手中的白兰地，把杯子放在餐具架上。“他们来了。”

斐碧走到壁炉前，在一头活泼红发的衬托下，她的脸白得异常。她是个高个子，几乎总是穿着格子衬衫和旧牛仔裤。但从冰屋回来之后，她特地去换了一件长袖、高领的丝质长裙。在这间色调淡雅、挂着天鹅绒窗帘的优雅房间里，她看起来无疑很协调，但在安眼中，

却有种陌生人的感觉。斐碧心不在焉地对两个朋友笑了笑。“发生这种事，真是太抱歉了。”

安坐在沙发上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，一如平常。她的头向后靠，往空中吐出了一缕灰烟。“别傻了，”她突然说，“没有人会因为某个笨蛋选择死在你的土地上而要你负责。会有个单纯的解释：有个流浪汉躲进那屋里，然后心脏病发作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黛安娜说着走向沙发，“给我根烟，亲爱的。我的神经像钢琴的琴键一样，等着被敲打出拉赫玛尼诺夫^①的协奏曲来。”

安咯咯轻笑着递过烟盒。“你要来一根吗，斐碧？”

斐碧摇摇头，用裙边擦起眼镜来，她心不在焉地把裙摆拉到了腰的高度，让人看见她裙下没有穿半短衬裤。安看见这个茫然的动作，反而安心了。

“你再继续擦下去，镜片都要被你擦没了。”她温和地说。

斐碧叹了口气，放下裙摆，重新戴上眼镜。“在别人的土地上，流浪汉不会光着身子死于心脏病。”

门铃响起。安和黛安娜听见弗瑞德的太太莫莉走向前门，然后，她们就一语不发地走到壁炉边，站在斐碧的左右两侧。门开的时候，黛安娜想，这可能不是明智之举，因为警察会觉得她们不是在支持她，而是在守卫她。

莫莉带进来两个男子，说：“太太，这是沃许探长和麦罗林警官。外面还有一大堆人，要不要我叫弗瑞德看着他们？”

“不用了，莫莉，没关系。我想他们一定会守规矩的。”

“听您的，太太。不过我可不这么确定，他们已经把弗瑞德今天

①俄国作曲家、钢琴家。

早上仔仔细细铲平的石子路给踏得乱七八糟了。”她指控似的瞪着这两个男人。

“谢谢你，莫莉。你不妨泡茶请大家喝。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很欢迎。”

“好的，太太。”莫莉管家出去后把门关好，咚咚地踩在走廊上，走向厨房。

脚步声渐远，乔治·沃许这才走上前来伸出手。他是个弯腰驼背的瘦子，有个奇怪的习惯：头会左右甩来甩去，像帕金森病患者一样。这使他看起来很软弱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“午安，梅柏理太太。我们见过面，如果您还记得。”他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，当时她就站在现在所站的地方。十年了，他心想，她几乎一点都没变，仍然是这栋宅邸的女主人，安稳地享受着他人遥不可及的身份和地位。那些年里的戏剧性事件似乎从没发生过，至少在此刻，从对他微笑的这张安详平静的脸上一点痕迹也找不到。她身上有股诡异的沉静气息。村子里的人说她是个女巫，他一直明白这是为什么。

斐碧和他握了握手。“是的，我记得。那是您的第一件大案子。”她低沉的声音很有吸引力，“当时您刚当上警探。您应该没见过我的朋友们，卡芮尔小姐和古德太太。”她指指安和黛安娜，她们两个严肃地和探长握手。“她们现在住在这里。”

沃许饶有兴味地打量这两个女人。“是长住吗？”他问。

“大部分的时间，”黛安娜说，“当我们没有外出工作时。我们都是自己的老板，我是室内设计师，安是自由撰稿记者。”

沃许点点头，安看得出，黛安娜说的事情他都已经知道了。“我真羡慕你们。”他说的是实话——从第一次见到史翠曲庄园起，他就很羡慕这个地方。

斐碧把手伸向另一个男子。“午安，麦罗林警官。请容我介绍卡芮尔小姐和古德太太。”

麦罗林三十五六岁，和这些女人同龄，是个思虑重重的人，深色皮肤，有一双冰冷的眼睛。他抿着嘴唇，带来了警察局里那种不耐烦、不友善的浓重气息。他略显疲乏，轻蔑地打量着斐碧和她的朋友们，稍微握了一下她们的手指，用最简短的话略尽礼仪。他这没来由的反感，像巴掌一样打在她们不设防的脸上。

安莽撞地顶了回去，令她的朋友们大惊失色。她们简直可以感觉到她那震荡的怒气。“警官，你到底听说了我们什么事？”她讽刺地扬起一边眉毛，故意把手在牛仔褲上擦了擦，“你刚断奶不久，所以上一次史翠曲庄园备受警察注意时，你一定不在。让我来猜猜。我们——”她指着自己和另外两个女人，“早就声名在外了。我们那些招人议论的活动中，不知道哪一项最令你生气，是虐待儿童、施展巫术，还是女同性恋？”她轻蔑地看着他的脸。“女同性恋，”她喃喃地说，“对，你会认为女同性恋很具威胁性。不过，也只有这一项是真的，不是吗？”

麦罗林已经被暑热闹得火冒三丈，这下子几乎爆发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。“卡芮尔小姐，我对女同性恋没有偏见，”他刻板地说，“我只是不会去碰她们罢了。”

黛安娜熄熄烟的动作似乎带着不必要的狠劲。“安，不要再取笑这个可怜人了，”她一本正经地说，“要解决冰屋里那一团糟，就够他伤脑筋了。”

斐碧僵硬地在最近的一个位子坐下，打手势请大家也就座。沃许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，安和黛安娜坐在沙发上，剩下一个精致的绣花凳子给麦罗林坐。他笨拙地把长腿收在身下，明显很不舒服。

“警官，小心不要把它弄坏了。”沃许斥道，“我和那位管家一样

不喜欢笨手笨脚。好了，梅柏理太太，现在您或许愿意说说，您为什么找我们来。”

“我以为古德太太在电话里解释过了。”

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。“史翠曲庄园，冰屋里有尸体，下午四点三十五分发现。这没解释多少，不是吗？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其实事情真的就只是这样。我的园丁弗瑞德·菲力普斯差不多在那时发现了尸体，然后跑来告诉我们。弗瑞德带我和安去看，黛安娜则打电话给你们。”

“所以你看过尸体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是谁？你知道吗？”

“尸体面目全非。”

安突然又点起一根烟。“探长，尸体已经臭了，发黑，叫人恶心。没人能知道那是谁。”她不耐烦地说着，声音低沉，字句简短。

沃许点点头。“我明白。是你的园丁建议你去看尸体的吗？”

斐碧摇头。“不，他建议我不要去看，但我坚持要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她耸耸肩。“自然的好奇心吧，我想，换成是你，你不想看吗？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“那是你丈夫吗，梅柏理太太？”

“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尸体面目全非。”

“你坚持要去，是认为那可能是你丈夫吗？”

“当然。但现在我知道了，不可能是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弗瑞德的话提醒了我，大约六年前，我们拆掉一间户外小屋时，往冰屋里存放了一些砖头。那时大卫已经失踪四年了。”

“他的尸体一直没被发现。我们一直没找到他。”沃许提醒道，“也许后来他回来了。”

黛安娜紧张地笑了。“他是不可能回来的，探长。他死了，被谋杀了。”

“古德太太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如果他还活着，早就回来了。大卫永远知道什么东西对他有利。”

沃许跷起二郎腿，微微一笑。“这案子还没结。我们一直无法证明他被谋杀了。”

黛安娜的脸色突然变得阴郁。“那是因为你们一心一意要把谋杀的罪名安在斐碧头上。你们无法证明这一点，所以就放弃了。你们从来没试着要我提供嫌疑人的名字。我可以给你们一百个可能的人名，安可以再给你们一百个。大卫·梅柏理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！他该死！”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说得太过火，又瞥了斐碧一眼，说：“对不起，亲爱的，如果十年前有更多人这么说，也许你的日子就不会那么难过。”

安点头同意。“如果你们认为那里面的玩意儿是大卫·梅柏理，那是在浪费时间。”她站起来走向斐碧坐着的那把椅子，坐在扶手上，“探长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弗瑞德在冰屋里放砖头之前，黛安娜和我都帮忙清理过那里面堆积多年的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六年前那里没有尸体，对不对，黛安娜？”

黛安娜觉得好笑，她点头。“反正要找他，也不会到那里去找。他是沉在哪里的海底，做了螃蟹和龙虾的饲料。”她看着麦罗林，“警官，你喜欢吃螃蟹吗？”

麦罗林还来不及开口，沃许就插嘴道：“当时我们追查了所有与梅柏理先生有接触或往来的人，并无证据显示有人和他的失踪有关。”